

经 验 交 流

化 瘀 五 法 的 临 床 运 用

上海中医学院 钱伯文讲述 章永红整理

吾师钱伯文教授十分重视化瘀药的临床运用。笔者就随师所学之粗浅心得,将钱师在化瘀药运用方面的临床配伍经验,整理如下。

一、化瘀化痰法

瘀为血滞所成,痰为津液所化。津血同源,故津血为病,则有可能痰瘀并结。尤其病有症块、病久不愈、痼疾顽症,多有痰瘀并结情况。《灵枢·百病始生》云:“汁沫与血相搏,则并合凝聚不得散,而积成矣。”《景岳全书》亦云:“块乃有形之物,痰与食积死血而成。”说明了积块的形成是痰瘀并结的结果。张仲景治症瘕积聚之证也以痰瘀同治立方,其所用大黄蟅虫丸等为治痰化瘀之剂。钱师受前人启发,凡瘀血日久,或肉瘰、石瘰,或症瘕痞癖,或疼痛持续兼有痰证者,均用化瘀化痰之法治之。有块者,用《外科正宗》海藻玉壶汤合《宣明论方》三棱汤(三棱、白术、莪术、当归、槟榔、木香)合方化裁。无块之久瘀顽痰者,用涤痰汤合活络效灵丹合方化裁。常用的化瘀药有三棱、莪术、石见穿、乳香、没药、当归、川芎、赤芍等。其中三棱、莪术、石见穿多用于有块者;石见穿、乳香、没药等多用于久痛者。化瘀药常用海藻、昆布、茯苓、半夏、胆星、贝母、苡仁、土茯苓之类。其中茯苓、土茯苓、海藻、昆布、苡仁等须用24~30克以上。

二、化瘀解毒法

瘀可致毒,《温热逢源》曾指出:“留瘀化火”,瘀血凝结于经络,久则血毒由生,此其一。“热毒内壅,络气阻遏”(陈平伯),血脉不利则成瘀,此其二。又有伏火煎血致瘀者,正如何廉臣所云:“清火兼通瘀者,因伏火郁蒸血液,血液煎熬成瘀”,此其三也。证之临床,留瘀化火,火毒致瘀,多见于中医心、肝、肺、

胃、胆等藏瘀证及温病瘀证。钱师对此类瘀毒相兼病证,均采用化瘀解毒法,但有偏重不同。对留瘀致毒者,以化瘀为主,解毒为辅,佐以通下。其通下法的运用,源于何廉臣“瘀血化火宜通下”之论,常用桃仁、瓜蒌仁、当归、麻仁润下、缓下。若大便干结,用天花粉、制川军配伍运用。对火毒致瘀者,以泻火解毒为主,化瘀为辅,佐以养阴。其化瘀药多用丹皮、赤芍、丹参、桃仁、红花等,其中丹皮、赤芍须用24克以上,丹参须用30克以上。解毒药常以二丁汤(蒲公英、紫花地丁)化裁加味。若肺部瘀热者,加石韦、七叶一枝花等;若肝经瘀热者,加白花蛇舌草、地骨皮等;若胃肠瘀热者,加龙葵、土茯苓等。

三、化瘀散结法

此法有二,一为调气化瘀散结;一为软坚化瘀散结。后者多与前者伍用。

钱师认为瘀血形成的基本机理是气失调达。气为血帅,气行则血行,气滞则血瘀。“郁者,血之贼也”(陈修园)。“气有一息之运,则血有一息之不行”(《寿世保元》)。故血瘀证尽管病因兼证各有差异,但气滞实为各种瘀血证的病变基础,而肝气的调达与否又起重要作用。因肝主疏泄,调情志,主一身之气机通畅。故钱师主张化瘀须兼疏肝调气,亦须选用一些引入肝经的药。其在化瘀时,常选枳壳、木香、佛手、枸橘李、川楝子、郁金、八月札、青陈皮等药加入。其中枸橘李、八月札、佛手片三味尤多伍用,钱师曾云,此三味尤为调气良品。枸橘李行气之功较强,与化瘀药配伍,当为首选。查《本经逢原》记载:“枸橘,辛温无毒。……破气散热之力过之,……治胃脘结痛。”钱师师古而不泥古,凡一切结痛瘀证,均以化瘀药配

伍运用, 临床观察效果较好。

吾师在临床上, 凡遇瘀结成块者, 尤其是胸腹结块, 如纵隔瘤、肝硬化等疾病, 均以化瘀消症药与软坚药配伍运用。化瘀药常用石见穿、石打穿、炮山甲、莪术等, 一般用量均为24~30克以上。软坚药常用夏枯草、牡蛎、苡仁等。其中牡蛎与化瘀药配伍, 对胸膜病变而致胸水日久不愈, 肝大腹水者, 有比较好的软坚通络行水之效。夏枯草须用30克以上才有效, 常用于甲状腺肿大、肝肿大、四肢结块者。苡仁有补肾运湿软坚之效, 与化瘀药配伍, 可用于一切瘀结块症。钱师曾以石见穿、苡仁、夏枯草为主治愈一例手部瘤块者。

软坚化瘀散结与化瘀化痰的主要区别, 前者着眼于瘀结, 后者着眼于痰瘀。如夏枯草清肝火、散郁结, 配以化瘀药, 共奏软坚化瘀散结之功。二陈汤加花蕊石、当归, 则具化瘀化痰之效。痰留日久, 可以结积, 故两者又有相通之处。如海藻、昆布, 既能消痰, 又能软坚散结, 其软坚散结的功效, 又与其消痰的作用分不开, 故海藻、昆布在两法中均可采用。

四、化瘀搜剔法

在临床瘀血证的治疗中, 吾师善于将化瘀药与虫类药相配伍, 以搜剔脏腑经络道之瘀。其所用化瘀搜剔法, 源于清代名医叶天士。叶氏谓“新邪宜急散, 宿邪宜缓攻”, 对宿邪所致之病, 当用虫类搜剔络道之瘀, 其原理是取“虫蚁迅速飞走之灵”, “俾飞者升, 走者降, 血无凝著, 气可宣通”, 所以“搜剔经络之风湿痰瘀莫如虫类”。吾师对此论十分赞赏, 他不但对四肢经络瘀证用虫类, 而且对人体内脏腑瘀证亦用虫类。其常用者有天龙、僵蚕、蜈蚣、地龙等, 尤其天龙(守宫)用得特多, 凡脑部瘀证, 胸腹瘀证, 包括肝胆、胃肠、盆腔等瘀证均可用之, 少则2条, 多则4条, 一般从小剂量开始, 只要是久瘀顽症, 临床未见不良反应。对于脑部瘀证多用僵蚕配川芎; 对四肢之瘀证多用蜈蚣配赤芍; 对有精神症状之瘀证多用地龙配桃仁。

五、化瘀扶正法

首先, 气不足则血不行, 血不行则瘀难化,

故对气虚血瘀患者, 当遵“血实宜决之, 气虚宜掣引之”的治疗原则, 给予补气化瘀。其次, 由于化瘀之品大多是耗气之峻剂, 故对血瘀患者, 即使无明显气虚, 也应在化瘀的同时, 佐以补气。再则, 补气与化瘀同用, 相辅相成, 相得益彰。正如张锡纯所云: “参、芪能补气, 得三棱、莪术以流通之, 则补而不滞, 而元气愈旺。元气既旺, 愈能鼓舞三棱、莪术之力以消症瘕, 此其所以效也。”故钱师力主化瘀补气并进, 以扶正祛邪。他善用补阳还五汤、当归补血汤、胃风汤(人参、白茯苓、川芎、肉桂、当归、白芍药、白术)等方化裁。在化瘀药中, 每每加入人参或党参、黄芪之品。

钱师在临床中还常用化瘀补气法开胃增食。胃纳欠佳, 脾化失常, 世人常以消导、补益、运湿、调气、攻下等法治之, 而以化瘀补气法治之, 似不多见。查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云: “三棱气味俱淡, 微有辛意, 莪术味微苦, 气微香, 亦微有辛意, 性皆微温, 为化瘀之要药。……若与参、术、芪诸药并用, 大能开胃进食, 调血和血。”钱师对此十分欣赏, 凡久病入络, 瘀伤胃气, 纳化失司, 证见纳差, 消瘦, 面暗, 脘腹疼痛或按之则痛, 扪之有块等症状者, 均用黄芪、白术、生熟苡仁, 合莪术、三棱、丹参、八月札、山楂等药治之, 常常获效。其中山楂: “若以甘药佐之, 化瘀血而不伤新血, 开郁气而不伤正气, 其性尤和平也”(张锡纯)。钱师喜用此药, 每每加入方中, 与白术同用。

血属阴, 阴伤则血损, 血少质粘, 滞而为瘀。《读医随笔》曾指出: “夫人身之血, ……可淖者也, 其淖者, 液为之合和也, 津液为火灼竭, 则血行愈滞。”吾师根据阴伤血滞为瘀的理论, 对阴虚有瘀者, 采用养阴化瘀法, 以通幽汤(生地黄、熟地黄、桃仁、红花、当归、甘草、升麻)合复元活血汤化裁, 重用桃仁、红花、当归、大生地、天花粉、沙参, 用量均为15~30克。以此为基本方, 偏胃阴不足者加石斛、麦冬等; 偏肺阴不足者, 加丹参、五味子等; 偏肾阴不足者, 加六味地黄丸。血瘀证阴损及阳者, 基本方加附桂八味丸。